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新都市情感

系列

WU HUN

物婚

吕笔活
——著

LYBHUO ZHU

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如同一只蝴蝶与另外一只蝴蝶他们，从毫不相干开始到达生死相依，还没有结束的可能。不知不觉就把无心变成了刻意就把一个梦中的恍惚的细节弄成了有影有响的终身大事奇特的婚姻之歌，它让人战栗向往，激动，还有些恐惧

中国文史出版社

感

况文库

WU HUN

物婚

吕笔活

LYBHTO ZHU
——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物婚 / 吕笔活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5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6132 - 3

I. ①物… II. ①吕…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2589 号

责任编辑: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7.5 字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 一 章	催促相亲	1
第 二 章	经受洗脑	8
第 三 章	尴尬的会面	14
第 四 章	拉近距离	23
第 五 章	遇到竞争对手	27
第 六 章	识破天机	32
第 七 章	选择退出	38
第 八 章	认识新人	42
第 九 章	描绘愿景	47
第 十 章	再次相亲	51
第 十 一 章	步步深入	55
第 十 二 章	父母训话	60
第 十 三 章	转瞬变化	65
第 十 四 章	就这样被拒绝了	73
第 十 五 章	无力的挽救	78
第 十 六 章	同病相怜	83
第 十 七 章	透露隐情	87
第 十 八 章	柳暗花明	91
第 十 九 章	美好的游玩	95
第 二 十 章	两情相依	101
第 二 十 一 章	节外生枝	104

第二十二章	偷偷相亲	109
第二十三章	大事不妙	114
第二十四章	提亲遇变故	118
第二十五章	释然了	123
第二十六章	伤离别	128
第二十七章	回到城中村	132
第二十八章	重新上班	136
第二十九章	催促女友回国	141
第三十章	终于盼到回国	147
第三十一章	急着盘问	152
第三十二章	日本爆发大地震	156
第三十三章	轮番发问	159
第三十四章	执着	165
第三十五章	求婚	170
第三十六章	偶遇故交	176
第三十七章	升职了	183
第三十八章	两个条件	188
第三十九章	棘手的倒插门	194
第四十章	难了难了	200
第四十一章	捉摸不透	203
第四十二章	遭遇战	207
第四十三章	男人哭吧不是罪	215
第四十四章	已婚女来访	221
第四十五章	东山再起	229
第四十六章	远赴相会	236
第四十七章	有心事	245
第四十八章	又是房子	252
第四十九章	商机来了	258
第五十章	道别	262
第五十一章	终成正果	267

第一章 催促相亲

深冬之际，南方东州市的天空阴沉沉的，昔日的阳光不见踪影，整个大地充斥着冰冷的空气。在一个破旧的院落里，往昔翠绿的树叶如今片片发黄，或摇摇欲坠，或坠落到地面，裸露的枝丫显得形单影只，不见往日的神采。突然，一阵寒风袭来，将院落空地上或散落或堆积的黄叶吹得哗啦啦直响，撞到围墙还没停留多久，又被另一阵风吹到另一个角落，显得那么身不由己。

院落内耸立着一座八层高的四四方方的传统结构大楼，大楼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建的，因年代久远，显得有些破旧，外墙的马赛克黯然褪色，有些地方还斑驳脱落。正是这个原因，该楼的租金比较便宜，这里自然就成了了一些实力不够强、资金有限的公司的好去处。在该楼的五楼，就有一家普通的私营企业，主要为保险、金融、通信公司提供外包服务，包括电话营销服务、促销服务、策划服务、劳务服务等，主要靠密集的廉价劳动力赚钱，公司员工干得辛苦但待遇一般。在该企业的一间办公室里，有一位身材中等、略显瘦削、面善老实、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他叫王二牛。此时的他，刚忙完一项工作，趁着间隙歇歇，因天冷，加上穿的衣服不多，他冻得瑟瑟发抖。他站起身挪动一下身子，不自觉地来到窗前，当看到窗外枯枝败叶的萧瑟景致时，不由得伤感起来。想想过几天就是春节了，可是，在这浓浓的隆冬味儿中，属于自己的春天能来吗？

王二牛这段时间一直思绪纷乱、六神无主，纠结得不行——一会儿希望时间过得快点，一会儿又希望时间过得慢点。说起来也是事出有因。

他希望时间过得慢点，是不想春节来得那么快，说实话他挺怕过年的，跟杨白劳一样怕过年，杨白劳怕被地主催租，而他则是怕被父母催婚。前两年一回家过年，大爷、大妈、大叔、大姨、大伯、大婶等就都围上来，问他啥时候落实媳妇，搞得他都不好意思见人了。让他哭笑不得的是，连才七岁的侄儿也问他：“叔叔，你什么时候生娃娃陪我玩？”更让他无语的是，大堂哥的儿子十八岁时就生娃

了，今年娃都六岁了，这娃曾淘气地对王二牛说：“叔公叔公，你没讨媳妇怎么也能做叔公？”王二牛听后差点背过气去。

过了年，王二牛就三十一岁了。如果在城里，这年龄不算大，但在早婚盛行的农村，就不一样了。王二牛老家大部分人二十岁出头就结婚了，三十一岁已经算超大龄了，所以，稍微想象一下，就知道乡亲们会怎么看待他。在他们眼里，他简直成异类了。

至于希望时间过得快点，那是因为去日本支教的女友，按照计划估计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回国。王二牛想，如果她回来的话，那么令人头疼的找对象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到时上门迎亲，娶回家，乡亲们自然不会再再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了。不过，到时她会不会回来仍是问题。

他的女友名叫上官美卿，是王二牛在三年前刚来东州市不久时认识的。那时他已经大学毕业后工作三年，二十八岁了，仍没交上女朋友。于是他自觉地加大力度寻觅对象，广泛撒网，希望能钓到大鱼。他知道当地师范大学美女多多，便上网搜师大各种 QQ 群号，披着一个伪装的马甲成功进入中文系的群里，找到女生就发信息抛诱饵。虽然大部分人懒得理他，但还是有一个叫上官美卿的女生上钩了。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第一次就聊了半个小时，令王二牛心花怒放。之后，他趁热打铁，再接再厉，添加她为好友，一有空就找她聊天。她也挺乐意，每次都快速回复。渐渐地，两人越聊越频繁，越聊越熟络，越熟越放得开，慢慢从网络聊天发展到电话联系再到见面约会，真真切切从虚拟空间发展到真实空间。约会时，王二牛看到上官美卿温柔善良，谈吐文雅，落落大方，质朴纯洁，如无瑕的白玉一般，十分心动。她的容貌也着实符合他的审美标准，乌黑柔顺的长发，可爱的圆脸，该丰满的地方丰满，该纤细的地方纤细，只这一见就让二牛钟情了。后来，随着攻击力度的加大，两人关系更上一层楼，终于成了男女朋友。

原本王二牛抱着美好的幻想，打算她大学一毕业就跟她完婚，解决掉终身大事。他把前方的道路想得过于一帆风顺，但事实上道路往往是不平坦的，也往往不遂人愿。就在上官美卿即将毕业时，学校针对中文系的应届生组织前往日本开展华文支教的招考，上官美卿觉得当今工作不好找，现在有这么个机会，且支教的待遇丰厚，于是便瞒着二牛报了名参加了考试。由于她能力突出、成绩优秀，小试牛刀就顺利地通过了笔试、面试、体检等考核。通过之后，上

上官美卿一时也挺矛盾的，知道对二牛不好，憋了许久，才悄悄地把这个消息告诉给王二牛。王二牛知道后，震惊不已，虽然钦佩女友的能力，但更多的是感到失落。他想，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谁知道日后会怎么样呢？甬提完婚，就连会不会继续做他女友都是个问题。不过，上官美卿信誓旦旦地说，她只去一年，纯赚五六万元就回来。王二牛只好尊重她的选择，由着她去了日本。可是，一年后，上官美卿放了二牛鸽子，她竟然续约了；之后一年又一次续约，如今都快三年了。三年来，王二牛望眼欲穿，等得花儿都快谢了。想着自己一年比一年大，如果她仍不回来，岂不是白白浪费了自己几年的等待，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前两三年，父母每每提到婚事，王二牛就以已有女朋友而搪塞之，父母信以为真，不再施压。不过，做父母的可没有他这么好的耐心，等了三年了，他们终于开始怀疑那个所谓的女友的真实性，觉得是被儿子骗了，于是后悔不迭地开始重新调整思路。

王二牛的母亲叫李玉米，父亲叫王金稻，地道的农妇和农夫。他们的父辈期望粮食有好收成，能填饱肚子，所以给他们起名字时带着粮食名。他们长期待在大山深处，文化水平低，视野狭窄，婚姻观念十分传统。

这一天，正当王二牛思绪纷飞时，突然他的手机响起了悦耳的音乐声。他回过神来，掏出他那款外壳掉漆的杂牌手机一看，显示的是老家的电话号码，料想肯定是爸妈打来的。他按下接听键，轻轻地“喂”了一声，那一头却传来急促的声音——他的母亲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说道：“二牛，明天就回来!!”

王二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今天才农历腊月二十三，离春节放假还有一周时间，哪能明天就回去？于是他好声好气地解释道：“妈，还没放假呢。”

母亲斩钉截铁地说：“跟老板请假，明天一定得回来!”

王二牛的心突然悬了起来，莫名地想到了什么，便诧异地问：“妈，是什么事？干吗这么急？”

母亲终于道出原委：“给你介绍了个妹子，她都回家了，对你挺有意思，你早点回来跟她见面。”

原来是相亲！王二牛心里一怔，暗呼不好。他本来心里有上官美卿，老妈现在又提另找女孩的事，让他非常为难。为了不让同事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以免被笑话，二牛走出办公室，来到走廊回

母亲的话：“哎呀妈，我不是有女朋友吗？”

母亲带着不屑的口气回道：“你还提那个美卿啊，哼，在日本嫁给别人都可能，我说儿啊，你傻啊！”

王二牛觉得说不过母亲，便以另外一个理由搪塞：“这……可是我要上班。”

母亲快言快语地反驳道：“是上班重要还是娶老婆重要？上班事小，娶老婆关系一辈子。一定得回来，否则，你永远都不要回来了！”

听母亲语气很重，话还说得这么绝，二牛不禁大惊失色：“啊！妈……”

“就这样，快回来！那女孩可好了，你要抓住机会。”

接着，母亲滔滔不绝地介绍起女孩子的情况，说她怎么怎么好，成功概率会多么多么高，要如何如何把握，最后又再次命令他快马加鞭地赶回去。

母亲介绍的女孩叫王姗姗，是同村人。其实王二牛认识她，认识的方式还很特别。几年前，他同村的朋友王旦要追王姗姗，于是经常去她家坐，有时还特意邀请王二牛一起去，主要是帮忙壮胆。于是二牛在充当电灯泡时便认识了王姗姗。不过，后来王姗姗看不上王旦，觉得他文化素质低，家庭条件又不好，况且那时她年纪不算大，还不急嫁，就委婉拒绝了王旦。但现在她已经二十六岁了，在老家的女孩子中算大龄剩女了，所以急切地想找个人嫁掉。

王二牛见过几次王姗姗，因此对她颇有印象，知道她文静善良，个子有一米六多，身材略显丰满，外貌虽然不算十分漂亮，但也还过得去；做家务事勤快利索，任劳任怨，村里人评价颇好，都说肯定能做贤内助。对于这些，王二牛是完全满意的，不过唯一差强人意的一点是，二牛觉得她文化程度低了点，初中毕业，还没什么稳定的工作，是个普通打工妹，而自己毕竟是真正的大学本科毕业。一种类似门当户对、文化相当的潜意识作怪，让二牛总是倾向于找个也有大学学历（起码也要中专学历）的对象。其实，这个想法不是仅他一人才有，想当初他刚读大学时，父母也有这个愿望，说日后找个上过大学的姑娘，双职工，日子就和和美美了。但后来父母发现儿子虽然是大学生，但并不是那么好混，大学扩招后，满大街都是大学生，别说像当初想象的那样一毕业就有什么官可以当，就是连谋个职业都难。即便找到了工作，工资还不如农民工挣得多；

就这样的的工作，如果你不想干，还有许多人争着干呢。再加上二牛的年纪逐渐增大，也使他们改变了观念，不指望娶大学生了，只要不打光棍，娶上个就知足了。

王二牛虽然从心底里难以接受学历偏低的女孩，但也劝自己不要看轻初中文化的女孩，或许初中文化的人并不一定比大学文化的人差，照样能发展得好，而且以后还可以读电大深造拿文凭——尽管他不知道王姗姗是否有这种上进心。这也是他出于无奈而对残酷现实的妥协。他没有良好的家庭背景，父母都是穷苦的农民，没办法像别人一样“拼爹”。由于学习条件有限，读书成绩又一般，高考只考上冷门的农业大学，却还不想回家搞农业，他毕业后便在城市漂泊谋生。好不容易通过应聘找了家国企，但只是劳务工，没有后台，没法转正，工资只有正式工的三分之一，仅够开销。后来又跳到私企工作，虽然无正式工和劳务工之分，但工资待遇也很一般，扣掉房租和饭钱等各项开销后，几乎成为“月光族”，更别提买房子车子了，这就加大了成家，尤其是找个理想妻子的难度。虽然他名义上有个所谓的女友上官美卿，可是她一去日本就三年，还不知道肯不肯回来，有没有诚意嫁给他。

刚才跟母亲通过电话之后，王二牛虽然从心底里不排斥去相亲，但不怎么愿意请假提前回去，因为在公司请假没那么容易，要层层审批，最后老板签字同意了才行，相当麻烦。即使请下了假，那也是要扣工资的。况且，年终奖还没发呢，谁知道请了假后老板肯不肯发，万一打了水漂怎么办？年终奖估计就两千元，或许对于那些高薪白领而言根本塞不了牙缝，但对于经济拮据的二牛来说，这可是不小的数目，能够保证过年的基本开销了。

于是，王二牛没有执行母亲下达的“命令”，第二天照常上班，该干吗干吗，做出一副十分敬业的样子，看似是为了集体利益放弃个人利益，为了工作大局，宁愿将个人的终身大事放在一边。上午约莫九点钟的时候，他的电话响了起来，一看又是家人打来的，他不禁眉头紧锁，一猜就知道家人要说啥事。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不接听，等着对方挂掉。不一会儿，电话又响了，他还是任由它响到最后。他想如果父母问起的话，就说忘带手机了。

下午三点多的时候，王二牛接到文员的通知，说有人找他。他想不出谁会来找自己，纳着闷来到大厅一看，竟然是父母。父亲穿着褪色的蓝色中山装，脚穿泛黄的解放鞋，头上没戴帽子，黑里带

白的头发如草团一样乱。母亲身穿陈旧的黑色棉袄，围着一条暗红色的围脖，脚穿黑色的布鞋，头戴自织的毛线帽子。两个人的脸被冻得通红，大口喘着气，呼出的阵阵白色雾气飘散开来，身子冻得有些蜷缩，粗糙的双手不断揉搓，似乎这样能暖和点。这个动作更显得他们土里土气的。王二牛万万没想到自己不接电话的后果，是让父母直接杀到公司来了。要知道从老家到这里有三百公里路，路费要一百多元，父母勤俭节约，平时是舍不得花这个车钱的。以前二牛主动邀请他们来玩，他们都坚决不来，有一次经过多人的劝说才肯狠心过来，来了还直抱怨，心疼得不行。

不用多想，王二牛也能猜出父母的来意，但他还是明知故问：“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父母看到儿子了，走近两步过来。父亲倒是和善地呵呵笑了笑，轻声道：“二牛，你出来了。”然后，向二牛母亲使了使眼色，说，“你妈硬要来，我就陪她来了。”母亲瞪她老公一眼，“哼”了一声，然后看着二牛，打开嗓门，带着几分怨气大声地说道：“不过来拉你，你怎么肯回家？！”

王二牛听了就头大，果真是为了这个！还用“拉”这个不好听的字眼。

母亲又不假思索地说：“你老板呢？我跟他说说，让他放你走。”

老板是个有钱有势、工作繁忙的人，现在让穿着土里土气的父母为了请假的小事打扰老板，王二牛一百个不情愿，弄不好会挨骂，甚至被炒鱿鱼。在私营企业，没什么稳定性，只因一件小事被炒鱿鱼的例子多的是。以前就有一个同事因坐在办公桌上被老板发现而被炒掉，还有一个同事因生病多次请假也被炒掉……王二牛可不想因小失大，步人家的后尘。

王二牛脑筋一转，说：“爸，妈，你们先坐，喝点水，别急。”他示意父母在沙发上坐下来，然后分别给二老倒了一杯水，脑子里却在想这个缓兵之计要怎么个缓法。

凑巧的是，穿着华贵大衣、大腹便便的老板刚好从走廊走过，看到这里蛮热闹的，出于好奇便凑了过来。二牛母亲觉得那人颇有老板样，便微笑地走上前问他是不是老板。老板皮笑肉不笑地点点头，用询问的眼神看了二牛一眼，二牛领会了这个眼神，介绍说这是自己的父母。老板点头“哦哦”了几声。二牛母亲迫不及待地吧请假的事说了出来，还特意点出相亲的事，搞得一旁的二牛又尴尬

又担心，红着脸羞愧不已，做好了挨批的心理准备。不料，老板大发慈悲，笑着说婚事事大，怎么能不支持呢，那就请假回家吧，还说年后一定要带个老婆回来，再安安心心工作，好好赚钱，成家立业云云。听得王金稻夫妇频频点头，不胜感激。王二牛想到年终奖和最后一个月工资还没领呢，便壮着胆子提起这事，好在老板给打了包票，说到时会打到工资卡上，让他安心过年。

就这样，王二牛去人事部办了请假手续。同事们消息很灵通，很快就知道他请假的原因，都纷纷鼓励他好好相亲，明年带一个漂亮媳妇回来。在这个公司，大多数是年轻人，外地人不少，过得都不容易，光棍特别多，比如王二牛的经理，年纪比他还大一岁，没有房子，所以也没娶上妻子；倒是有一个本地的富二代，职位不高，但家有豪宅，人也蛮帅的，不用出击，女孩子便主动追他，而且是好几个。面对这赤裸裸的现实，谁能不黯淡呢。

办完请假手续后，王二牛带着父母去他的出租屋收拾东西。他的四舅李镇城也住在同一栋楼，知道姐姐、姐夫来了，立即从工地赶回来，请大家喝茶吃饭。李镇城只比二牛大四岁，也晚婚，三十二岁才结婚，之前的婚事也有诸多波折，他知道其中的艰辛，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平时还不断指导二牛，要大胆主动，张弛有度，以攻心为主，空手套白狼，或者“先上车后买票”。一堆歪理邪说，二牛虽然听得明白，但实践起来却不容易。

李镇城本要留二牛父母多住两天，顺便到东州各景点玩玩，但他们没心思玩，一心只想带二牛回去相亲，免得女孩被别人抢了先，李镇城只好作罢，临分别还不忘再次给二牛指点战术。

王二牛带上行李，和父母搭上末班车趁着夜色赶回家了。

第二章 经受洗脑

王二牛家在另外一个市的一个偏僻农村，坐汽车得花四五个小时，好在来东州市打工的老乡多，因此有专门的往返班车。一路上，王二牛闭着眼睛想睡觉，但压根儿就睡不着，心里依旧很纠结，一直想着到家后该怎么办，是要跟王姗姗相亲呢，还是继续等上官美卿回来？

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二牛家在村子的旧村一处山脚下，原先这里住的人多，但渐渐地，条件好的便搬到靠近公路的地方建新房子，条件一般的人继续留下来，所以这里被称为旧村。他家的房子是土楼中的一间，虽然其他市县的土楼因获得世界遗产的名号而声名大噪，但他家的土楼并不被关注，原因是规模较小，没什么亮点。土楼内的房子面积较小，每间只有四十平方米左右，条件设施一般，所以不少住户搬离这里，仅剩那么五六户继续居住，致使土楼内显得有些冷清。二牛家的房子就在土楼大门旁边，门前的墙壁虽然粉刷过，但因年代久了，已经斑驳脱落，土墙显露出来，凹凸不平，屋内的墙壁也是如此，加上灯光不够，显得有些昏暗。屋内陈设着一些简单的家具，都挺古旧的，工艺简单，值不了几个钱。天花板上挂着一台已经用了八九年的风扇，黑黑的，还结了一层蜘蛛网。家里最值钱的要数那台二十一英寸长虹彩色电视机，一千多元，那是二牛前些年工作时用省下的钱买回来的。在这里住一家人，显然过于拥挤。二牛父母考虑到娶媳妇时得有洞房，于是勒紧裤腰带，另外借了不少钱，在另一个地方也盖起了一间二层的房子。不过，由于资金有限，未予装修，只弄了两个简单的房间供睡觉用，平时吃饭、看电视还是在土楼里。

王二牛刚填饱肚子，一位满头银发、身材魁梧的大伯就来到家里。大伯名叫王金谷，他十分了解二牛的情感状况，他这次来主要是想做二牛的思想工作。二牛见大伯来了，赶忙搬椅子，恭敬地招呼大伯坐，然后烧水泡茶。王金谷刚坐下没一会儿，就直截了当地说：“二牛呀，大伯是看着你长大的，一直为你操心。你年纪不小

了，该好好考虑娶亲的事了，不能一拖再拖。我跟你讲，如果那个东州的女孩真的有意，那她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留在日本，这其中肯定是有原因的，或许想在日本定居发展，或许找到对象了，只是瞒着你，你不知道而已。即便她回来了，也不一定肯嫁给我们这样的家庭，人家是东州市里人，在繁华的大城市，条件优越，不像我们，是山村人，又没有在城市里买房，天差地别，她怎么愿意嫁到我们这种山旮旯？即使她同意，她父母也未必同意。可以说，困难是一重又一重，比上青天还难，几乎是不现实的。所以，大伯我好言相劝，你不要奢望了，转变观念吧，不要耗了你的青春，耽误了自己的娶亲期，一晃年纪就大了，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

听长辈这么说，王二牛心里触动很大，更感无奈。说实话，在上官美卿去日本后，他也动摇过，觉得攀她就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太现实，一度想过放弃。曾经也瞒着上官美卿跟别的女孩交往，在交往初期，进展得有声有色，以为能够顺利成功，但渐渐地，女孩们知道他是农二代，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高收入，更没有房子，在二牛提出订婚时，女孩们就慎重起来，考虑之后便动摇了，然后有意冷淡他，另谋他人了。这就是现实。

上官美卿虽然远在日本，但还不时地打电话来，或约他上网聊天，或发来长短信，情话绵绵，爱意不断，这让王二牛重新看到了希望，认为她是真心喜欢他的。由此，他又将重心放在上官美卿身上，一门心思地等她，期待她早日结束支教，回国和他结婚。但在合约期满之后，上官美卿不听劝告再次续约，这让王二牛叹息连连，心情跌到谷底。

以前上官美卿还邀请二牛一起去日本支教，一起在日本生活，还说如果这样的话，两人就可以完婚了。但二牛经过考虑后，觉得做不到，因为他的曾祖父就是被小日本打死的，他从小又看了不少日军侵华的影片，对日本人很反感。另外，他知道日本地震多，万一运不济震死他乡岂不是很惨？相比之下，他更喜欢自己的祖国，虽然自己目前过得艰难点，但他认为国家正在快速发展，自己发展的机会肯定是有的，况且他舍不得远离父母。思来想去，他还是觉得劝上官美卿回国发展比较靠谱。

大伯喝了杯茶，润了润嗓子，又继续说着大道理：“我说娶媳妇不一定要找有大学文凭的，女人嘛，能够生儿育女，把家庭事务打理好，就不错了。事业主要是由男人去做，女人在背后支持就行，

不要指望着女人干多大的事业。你看看村里有好几个读大学、中专的女孩，嫁了以后还不是没上班只做家庭主妇？你不用怕压力大，船到桥头自然直，老婆孩子自然养得起，况且等孩子大了，女人她也会想办法赚钱，为家庭分忧。”看来，大伯已经把二牛的心思摸得透透的了。

二牛不得不承认，大伯说的话蛮有道理，在听的时候也不由得点头。

大伯看动员有效，又循序渐进地提起王姗姗来了：“姗姗是同村人，知根知底，她人口碑不错，很乖纯，很贤惠，很勤快，干活不惜手脚，任劳任怨，是个顾家的好女孩，不是那种心高气傲或者懒懒散散只会吃不会干活的女孩，这你大可放心。还有她家庭背景比我们好，虽然她父母是农民，但她的一个叔叔在广东税务局工作呢，还有个叔叔生意做得挺大，如果你们能成的话，还能助你发展呢。我说，她能看得上我们这样的家庭，已经是我们的福气了。二牛，你得抓住机会，要不然过了这个村可就没那个店了，你不抓住机会，别人可能就介入了。伯伯也是为你好，你可得听进去。”

被大伯一“洗脑”，王二牛的心思也活泛了，心里劝自己不要一直挺着牛脾气，有时也得像绵羊一般温顺地听从长辈的指教。

大伯的训导还没完，这时又来了一个人，此人名叫刘花，二牛尊称她为花婶。她个子不高，身子偏胖，因此也有人叫她大胖花。她虽然其貌不扬，但是口才一流，乐于助人，乐观向上，所以在村里人那里有不错的人缘。她不仅跟二牛母亲李玉米是好朋友，还跟王姗姗的母亲交往甚密，因此主动充当起两家的牵线人。这不，她刚从王姗姗家过来，不仅带来了鼓舞人心的情报（王姗姗点头同意），还带来了一串电报密文（王姗姗的手机号码）。

王二牛父母获得喜报后，兴奋不已，一脸的皱纹都笑舒展了，似乎看到前面一片坦途，儿子的婚姻大事马上就解决了似的。

对于这位义务干活且乐此不疲的花婶，王二牛不知道是该感激，还是该说其热心过度……

当然，他表面上还是感谢了花婶，并当着她的面把好不容易得到的手机号码存到自己手机里。刚存好号码，母亲就急着嚷道：“二牛，马上给姗姗打个电话。”

“啊?!”王二牛微微一惊，然后又不急不慢地说，“等等吧，太急了。”

母亲急问：“还等什么?!”

王二牛皱了皱眉，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母亲积极地支招：“先问候问候，问她什么时候回来的，有没有在家，跟她说去她家玩。”

听到立即去人家家里玩，二牛有些胆怯了，他难为情地说道：“我不太敢。”

李玉米突然情绪激动起来，真是恨子不成器，这点胆子都没有，难怪会打光棍到现在：“哼，几岁了，连这都不敢，还能做什么事？隔壁家的建晨十八岁就带女孩子回家睡觉了，今年二十三岁都做三个孩子的爸爸了。你大人家七岁呢，连个女孩都没影。”

农村人的早婚现象很普遍，男孩子二十二三岁就娶了，女的二十一二岁就嫁了，就是不到二十岁结婚的，也蛮多的，所以，像二牛这样读大学的，一毕业就成了他们眼中的大龄男，乡下的父母怎么可能不愁呢。

这么一对比，王二牛满腹火气，闷闷地应了句：“他是公猪，专生猪仔，不能跟他比。”

母亲几乎要怒吼了：“哪里？好好学学人家！”

王二牛借口说坐车坐得头晕，没精神，暂不便见面，免得给人的印象不好，一开始就吹了，所以要早点休息，等精神状态好了再见面。大伯和花婶想想也是，便跟李玉米说好话，还安慰她不用太急，先让二牛早点休息，不差一天两天的。李玉米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于是，王二牛逃也是地跑去他们家新建的房子里休息了。今天天气挺冷的，虽然南方气温没有到零下，但空气潮湿，显得湿冷湿冷的，简直冷入骨髓，一点不亚于北方的冷。二牛钻进被窝里，底下铺着层被褥，身上还盖着厚厚的棉被，才感到一丝丝的温暖沁上来。此时真适宜睡个好觉，如果有个女孩一起窝被，那该多妙啊！王二牛做着白日梦，不由想起了王姗姗，索性拿起手机，两眼盯着她的号码，犹豫了许久，就是不敢拨出去。他转而一想，要不然发个短信吧，先不提婚事，就当作交个朋友，问候朋友。

于是，他编起短信，写道：“晚上好！请问你是姗姗吗？我是二牛。”然后，按下确定键，发送出去。

很快，短信回了过来，写着：“牛哥你好！我是姗姗，你在哪儿呢？”

王二牛虽然知道“牛哥”的称呼更亲切，但他并不怎么喜欢被叫作哥，因为被人家这么一叫，越发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他还联想到牛郎织女的故事，记得织女对牛郎就是牛哥牛哥地叫，他可不愿做悲戚的牛郎。于是他回道：“以后叫我二牛就好了。我在家里，坐车头晕，先休息下。你呢？出去玩没？”

王珊珊说：“没有，在家呢。那你什么时候有空来玩吧，随时欢迎你。很久没见你了哦！”

看来王珊珊挺热情的，王二牛一下子有了兴致，立即回过去：“好啊，明天吧。我没什么变化，没长高也没长胖，就是比以前老了点，嘿嘿。你呢？”

“彼此彼此。你见了就知道了。”

“那好啊。你还记得当时我跟王旦去你家玩吗？”二牛旧事重提，想拉近距离。

“当然。记得你谈吐蛮有水平的。我当时想，如果不是王旦追我，而是你追我，那就好了。嘻嘻。”王珊珊也跟着追忆了起来。

“是吗？谢谢你看得起我！”王二牛心里甜丝丝的，对他而言，这真的是很难得。要知道以往都是他主动追求女孩子，却很难获得女孩的好感，现在王珊珊能主动示好，真是破天荒，这让他重新看到了自己的价值，树立起信心。

“这几年你都在哪里工作呢？”王珊珊又发信息来问，一是借此打听更多的信息，二是表示关心。

王二牛如实回道：“跑过几个地方，泉州、广州、北京，现在东州。你呢？”

“哇，你去过的地方还不少。我也去过广州一段时间啊，后来去了厦门。你做什么工作呢？”王珊珊又问。工作，还是要多关注的，毕竟工作好收入就高生活就好。

“在一家营销服务公司上班。其实就是打工，也不容易。”王二牛依旧如实说。他不想吹牛，想让对方知道自己混得并不是很好，既没有当领导，也没有赚大钱，现在自己就这个条件，如果看不上眼，那就不用相亲了。

王珊珊却不排斥，而是说：“我理解，现在打工是不容易，老板大都吝啬。”原来这几年，她也是不容易的，只是基层干体力活的打工妹，赚的钱不多，即便在厦门这个花园城市，也只是工厂流水线的操作员，一天上班十几个小时，自然理解其中的辛酸。她还安慰